第五十三战 食人魔之斧

“哥，之前你喝醉酒的时候，说了一些话。”安容与重新将他拥入怀中，只是此时不再那么用力。

“我说什么了？”言澈在耳畔问道。

“你说你第一次见我，是在你大三的时候。”想起那几个夜晚，他心里又是心疼，又是甜蜜。

“嗯，就是你来上大打球赛那天。”言澈淡淡说道。

“哥，那天人那么多，你怎么就……”安容与顿了顿，干咳了一声，似是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就看上我了呢？”

“噗嗤。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”言澈笑道，“那时候看出来你们队从教练到队员都不想打了，但那个傻傻的你，就那么傻傻往前冲。个子明明没人家高，跳得却比谁都狠，抢完篮板又反手跑去投篮。那时候的你，真的像个疯子。”

“啊……哥，别说了！我觉得我那时候一定很蠢。”安容与被说得有些羞愤难当，下意识将脸埋进了言澈的脖颈处，滚烫的呼吸打在那白净的皮肤上，“哥，你好香，还……还有点软。”

“哪有夸男人软的？”言澈在他腰上轻轻捏了一把，以示不满，“蠢不好吗？你是那群人里打得最笨拙却又最好看的，在我眼里，那天的你一直都在发光。”

“哥……”被夸得小鹿乱撞的少年再也挤不出一个字，鼻尖与嘴唇在那柔软清香的脖子上来回游走，难以克制地狠狠吸了几口。

两人又温存片刻，言澈才轻轻推开他，带着他进了厕所。调好水温后，留下写着一脸“我想和你一起洗”的大男孩，笑着走了出去。

趁着这个功夫，言澈又确认了出票情况，一切就绪后，仔细看了看满满几页的行程计划，加了几个餐饮店名上去。

十来分钟后，狭窄的浴室门从里面打开，擦着头发的安容与踩着云烟走了出来。T恤大小没有任何问题，原本就是宽松的设计，只是这少女感十足的淡粉色，让他的嘴角有些抽搐。衣摆不长，刚刚过胯骨，前后风光一览无余，他有些羞涩。走到言澈面前，他不好意思道：“哥……你的内裤，怎么都这么可爱啊？”

言澈瞅了一眼那胀鼓鼓的海绵宝宝，又迅速收回了视线，轻咳一声道：“在这家店买习惯了，懒得换。”随后起身让出了唯一的椅子，示意他坐下，又说道：“你看会儿电影或者直播吧，等我洗个澡。”

安容与乖乖坐下，看着言澈抱着准备好的衣服进了浴室。他划开手机，将微信头像换成了两人在揽翠山上的那张合照。这次仔细看了看，两人距离很近，额头抵着额头，少年的眼睛里是小心翼翼的喜悦，男人的眼里是大大方方的开心。而后看着言澈的微信昵称，灵光一闪，将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“氢”。

原来很多答案，早就写在了时间留下的痕迹里。

翻看了一会儿相册后，屏幕上弹出电池电量低的提示。安容与走到浴室门口，大声说道：“哥，能用用你的充电器吗？”

淅淅沥沥的水声突然变小，言澈答道：“在书桌的抽屉里，你找找。”

应了一句“好”后，安容与坐回椅子上，打开抽屉，开始小心的翻找。十几秒钟后，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下看见了一截白色的线头。

他左手拿起那本本子，右手去捞下面的充电器，正要得手，本子里就漏了几张照片出来。捡起来一看，竟是那年篮球赛时的照片，主角正是14岁的他。

刚进场时皱着眉头的样子。

赛前在人群中听着教练分析的样子。

比赛中腾空而起的样子。

呼叫队员传球给自己的样子。

结束后在篮下用队服擦眼泪的样子。

男主角看的几乎要流泪，颤抖着手翻开了这有一些旧的笔记本，第一条记录的时间是2014年6月1日。只写了整整齐齐的几行字：

一眼情锁一分缘

一袖清泪一念牵

一盏离索一场梦

一纸相思一世怜

这……这写的是相遇的那天吗？安容与心想道，按照言澈之前说的，在这次比赛之后，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见过面，应该……大概也许可能真的是写给自己的吧。怀着揭开谜底的好奇心，他又去翻看后面的内容。

2015年5月30日：你朝着你的人生轨迹前行，如果前方没有我，请不要回头；亦不可停留。

安容与并不记得这天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心中有个猜测：每年劳动节时，上安市都会开始进行篮球选拔赛。一个月后，便会在某个周末举行决赛。难道说，这天言澈也去看了比赛，但是因为自己早就退出了校队，所以没能见面？

怀着疑问，他继续看了下去。中间有好几页都是些看不太懂的内容，空闲了一个月后，直到2016年1月10日，又写下了一条：

双鹤振羽向南去，又停驻盘旋问我，是身死？是心死？

他心里猜测，按照时间来看，这一条应该是在言父去世的时候写下的。果然，几日后，又添了一条：

游子归

风卷残梅离人回

旧冢又添新坟泪

锦衾凉薄枕如铁

邀月斟酌三两杯

想来这便是他回家后下葬父亲时写下的诗。安容与心尖生疼，难以想象言澈是如何度过这孤身一人徒添寂寥的岁月。

他抹了一把眼泪，翻开下一页，时间到了是2016年2月24日：

于你，我渴望——天造地设，万中无一，轰轰烈烈，永垂不朽。于你，我唯恐——失之交臂，爱而不得，时不我与，万事皆休。

安容与记得自己与言澈相遇的那一日，2016年2月25日，心下暂且不知这一条记录的用意。不过紧接着就是这一日的文字：

想在你的眼波里荡漾

想在你的脑海里徜徉

想在你的梦乡里流浪

想在你的心田里彷徨

他破涕为笑，认定这便是再次相遇那天，言澈的所思所想，心里甜的像是泡进了蜜罐子，里里外外都透着腻味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在看这个？”不知不觉中，言澈洗完澡走了出来，原本擦着头发的手，一把冲了过去，就要抢夺那本笔记本。

“哥……我找充电器的时候照片掉出来了，我就……”安容与双手护着本子，就像之前言澈用双手护着那封情书一样。

“你……算了，看就看吧。反正迟早也得跟你解释。”言澈拉着他坐到宽敞一些的床上，不知这床垫是什么材质，硬邦邦的，完全不像安容与的床有弹性。

将笔记本翻回到第一页，言澈一一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写的。对你……一见钟情。之后一年，5月份开始举行篮球赛，有上附的每一场球赛，我都去看了，就是再也没有见过你。我当时就想，你大概是初中毕业，去了别的学校吧，所以30号这天的总决赛看完，回来瞎写了这几句。

“1月10号这条，我爸去世。他……是自杀的，可以说是为情所困吧。他和我妈是青梅竹马，感情好到被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奉为模范夫妻。我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吵架。高二时我妈癌症去世，从那以后，我爸就变了个人，在家里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只是每天早上起来，垃圾桶里都有很多酒瓶。他很少和我说过话，有时候连饭都不做，我当时走读，回家一趟不容易，一边要写作业，一边要做饭做家务。

“直到他去世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得了抑郁症，最后……大概是太想我妈了吧。那年夏天我回了一趟家，去市场上买菜时，有些我爸的老熟人还问我，很久没见过他了。他们说这两天见手青不错，让我回去告诉我爸一声。”

言澈开始哽咽，眼眶里的液体也要坚持不住往下坠，可是语气就像是在述说别人的故事一样，不悲不喜。安容与只感觉心疼的快要抽搐了，替他拂去眼泪，问道：“哥，见手青是什么？”

言澈昂首望天，继续说道：“一种蘑菇。没炒熟就吃的话，会出现幻觉。我妈去世后，他每年暑假都会不停买这种菌子。每次吃完，我都会看见满天小人在跳舞。我知道，他太想我妈了，所以故意不炒熟，等着幻觉将我妈带到他眼前。

“所以我和你说对不起，就是因为……我看见我爸这个样子，太痛苦了。一想到总有一天你也会以某种方式离开我，我就……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日子。你知道吗？我妈走后这些年，哪怕我爸还在的时候，我都感觉他在与不在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就是孤独……很矫情的那种孤独，哭不出来，也笑不起来。

“后来他也走了，给我留了一笔钱，足够我读完研究生。当时也找不到你，我就打算出国读博，以后尽力留在那边，反正这里对我来说……勉强算是了无牵挂了吧。没想到，寒假回来，我竟然在上附门口见到了你，原来你一直离我这么近……

“那天下着小雨，天黑了，我跟着你，知道你住哪里。真的太近了，当时我差点就要冲上去找你要联系方式……回家后我就计划着出来找家教，想要碰碰运气。第二天也是提前就在学校门口等你……跟了你一路，去小巷子里也不是巧合……找了你两年，我知道……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幸运。”

在一旁静静聆听着的安容与，此时已经泣不成声，感觉流尽了一辈子的眼泪。他恨自己无力，不能早点陪在言澈身边，陪他度过这几年寂寥。

言澈红着眼睛，笑着替他擦去眼泪，又将他揽入怀中，轻轻抚了抚他的背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在揽翠山上那晚我就知道了，但是我……我那段时间太纠结了，一方面害怕自己会变成我爸那样，一方面又不太确定你对我的感情，我总是不信，你也会……喜欢我。”

安容与抽泣着，呜咽道：“哥……别，别说对不起……如果你不信，我……我就说到你信……为止。”

言澈笑道：“我信。后来我就想，还是等你高考完成年了吧，那时候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应该会做出能担得起责任的决定。但是我又……我很多时候都忍不住，想要亲近你……在你看来，或许有些暧昧过头了吧。”

回想起对方最近一些愈演愈烈的行为，安容与也笑了起来——原来自己的那些大胆猜想，竟都是真的。原来喜欢一个人，真的会将感情流露出来。原来这个世界上，真的有一见钟情，两厢情愿。

还带有一点温度的水珠从发梢滴了下来，言澈松开怀抱，继续用毛巾擦拭着。到水分被吸尽时，他转身取来那封情书，两眼放光地拆开。

“啊……哥，还是不要看了吧？”安容与一手拿着笔记本，一手想要去抢下情书，“我不会写诗……”

“给我了就是我的。”言澈摸了摸他的头，示意他乖乖坐好，“体裁并不重要，只要是你写的，就……就很好。”

安容与红着脸，也不再挣扎，并主动要求帮他吹头发。言澈看着这封一笔一画都倾注了相思的情书，笑着流下了眼泪。不待那两行热切坠地，便被匆匆吻去。

再次四目相对。

眼神游离在微微张开的嘴唇周围，身旁的空气都变得滚烫。少年再次将唇探了上去，刚一触碰到那两片梦寐以求的唇瓣，旋即又被那微笑着的男人轻轻推开。如蜻蜓点水一般来回贴合了几次，少年看向男人的眼神变得愈发贪婪，微蹙着眉头，修长的手指穿梭在散发着洗发水余香的卷发中，被如此挑逗几番后，他闷哼一声，手一发力，将男人的脸推了过来，再狠狠咬上那两片调皮的唇，含进嘴里责罚一番。

言澈被带动着站了起来，露出衣摆下的内裤——一只棕色的小熊。正面可爱的熊脸上，深棕色的鼻头栩栩如生，拔地而起。背面圆润饱满的小熊屁股，让人很想伸过手去抚弄几下。

原本还在欲拒还迎的唇舌，早已经开始热切的回应。缠绵的深吻间，两人拥抱着走到了床边，言澈的膝窝抵在床板上，轻轻一推，就顺势坐了上去。

似乎在梦里练习过太多次，彼此的动作从笨拙慢慢过渡到精巧，从绵长的吻中，交换着酝酿已久的情绪。

狂恋，痴迷，渴望，执着，贪婪，疯魔，侵略，占有。

男人的荷尔蒙在这老旧的空间炸开，再也无需压抑收敛的感情四处逃逸，满溢出情人的眼眸。

在安容与三番两次的进攻下，言澈被压倒在床上，海绵宝宝和小熊的鼻尖针锋相对，两人纷纷感觉到一阵不适的硬物感，随即便拥抱着翻转了身体，变成侧躺的姿势。

四周的空气弥漫着甜腻的味道，猝不及防，一句舒服的呻吟从言澈口中溢出，安容与猛地睁大了眼睛，哑着嗓子“啊”了一声，然后像是有些难以启齿似的，沉声说道：“哥，再亲下去，我就要射了。”

言澈垂眸道：“我也是。”随后躲开对方的视线，又将头埋进那个坚实的胸膛，来回滚动了几圈。

安容与又“啊”了一声，旋即又将那在自己胸口捣乱的人狠狠抱住，艰难挤出一句：“哥……你真是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平复了呼吸，“哥，我做梦梦见过好多次，就这样抱着你，亲你……亲上整整一天。”

紧紧埋着头，偷偷羞红脸的言澈突然从那圈手臂里钻了出来，水灵的桃花眼翻动着长长的睫毛，悠悠丢下一句“我也是”之后，又把头缩了回去。

“啊……哥，你……你真是要我的命……”仿佛受到致命攻击的安容与，直感觉从脑子到心脏全都要化开，轻飘飘的就要上九天揽月摘星辰。

周围的景色清晰明亮，他感受着怀中传来的温度，似乎也和梦里没什么不同，随后，在那团毛茸茸的黑发上，轻轻落下一个吻，动作熟练地就像是在无数个夜晚中练习过的那样。

果然是那股熟悉的香味，淡雅，从容，似海洛因令人上瘾，似鬼魅令人着迷。

一夜无梦。晨曦射不进这房间深处的床头，忘了关掉的灯，取代了它的角色，幽幽地撩拨着两人的眼皮。